

侘僚軒說經

吳秋輝 遺稿 張乾一 吳少輝 輯存 張樹材 整理

齊魯書社

侘條軒說經

吳秋輝 遺稿

張乾一

吳少輝

輯存

張樹材

整理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佗僚軒說經 / 吳秋輝遺稿. — 濟南: 齊魯書社,
2008.9

ISBN 978-7-5333-2093-5

I. 佗… II. 吳… III. 詩經—文學研究 IV. I207.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28601 號

佗僚軒說經

吳秋輝 遺稿

張乾一 吳少輝 輯存 張樹材 整理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 編 250001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 本 787 × 1092 / 16

印 張 69.25

插 頁 2

字 數 700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093-5

定 價 320.00 圓



吳秋輝先生遺像

丙申四月七日

秋輝氏初藁

侘僚軒說經
卷二十六

《侘僚軒說經》原稿封面

再致梁任公書

任公先生 著庵 素不識世不棄。勤
懇之情。適因之感。仰無量。永索拙稿。存
當如命。奉上。但義。為子。前出。已累言之。因
其初。有無。六。目的。故。改。作。幸。不。隨。手。札
此。或。文。字。或。一。物。名。或。一。篇。章。或。由。此
有。以。字。入。彼。處。由。甲。向。題。移。不。為。乙。向。題。拉
雜。叢。殘。全。然。不。成。一種。傳。例。子。文。漸。派。後
方。以。外。乃。擬。於。舊。稿。中。埋。出。一。塊。冰。雪。今
並未。著。手。之。又。美。生。平。有。一。癖。性。與。人。殊

序

吳秋輝先生生逢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社會動亂，軍閥連年混戰。在戰亂的間隙中，他以辛勤的努力，卓越的才華，寫下了幾十種開創性的學術著作，可惜當時社會環境使他侘傺一生。他的《說經》手稿曾於八年前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受到學術界高度評價。

影印手稿的優點是保持了秋輝先生的手迹原貌，讀者見其書想見其風采。不足之處不便普及，對一般治文史者不便閱讀。現在出版普及本，適應更廣泛讀者的需要，是一樁盛事。

清代乾嘉，考據之學極盛，解決了古籍中許多疑難問題。但他們也有不足之處，有時遇到某些實在難以將通的地方往往硬加解釋，「宰割以求通」，違背了科學精神。

吳秋輝先生擴大取材範圍，充分利用古文字、古器物的銘文，以及民俗學社會學多方面資料，調動多學科文獻原始資料綜合對勘。千百年來不少陳陳相因的誤解

的滯礙，得以渙然冰釋。昔年王國維以此法治史，取到立竿見影之效。吳先生把此法推廣到說經，給後人開通了一條治經講史新路。此後，陳寅恪、聞一多、羅常培諸先生治文史古音韻，他們的造詣都超過清代乾嘉學者。

吳先生曾受清華大學之聘，正打算赴京講學，惜因病未能成行。這不僅是吳先生個人的遺憾，也是學術界的損失。他的多利用科學會勘的治學方法，他書中個別或有可供商榷之處，幸得他的遺著保存下來。這種珍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珍惜，好沿着這條大道繼續前進。

任繼愈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日

吳秋輝先生《說經》序

吳秋輝先生是二十年代一位傑出的古文字學家、史學家、訓詁學家。一生著述甚豐，多數都未出版。印出的幾部也因印數甚少，很難找到。現在他的《侘僚軒說經》由他的外孫張樹材君整理出版，我願利用這個機會向文字訓詁學界和整理古籍的同行友好們做些介紹。

秋輝先生名桂華，自號侘僚生。1876年生，山東臨清縣人。曾讀過當時的優級師範，畢業後從事教育工作，民國以後主編過幾年報紙，因不滿當時的政治，便埋頭從事學術研究。從1917年到1927年逝世，十年內共寫出了四十餘種著作，可以考訂已經完稿的有：

- 一、中國文字正變源流考二卷
- 二、學文溯源五卷·又續編
- 三、古文字
- 四、齊魯方言存古三卷
- 五、三百篇通義三十二卷
- 六、毛詩正誤四卷

七、詩經名物拾義五卷

八、三百篇古物今考五卷

九、說幽

十、說詩解頤錄

十一、楚辭正誤二卷·又續編

十二、古史鈎沉二卷

十三、左傳正杜

十四、姓氏名字號諡源流考

十五、五霸考

十六、秦建國考

十七、貨幣源流考

十八、商代遷都始末考

十九、中國石刻考

二十、禘考一卷

二十一、古史考源

二十二、周武王考（周公封於魯考）

二十三、侘僚軒說經三十一卷

二十四、說易 八卦分宮正謬一卷

二十五、周易考略

- 二十六、論語發微一卷
- 二十七、儀禮今古文考異
- 二十八、檀弓糾繆一卷
- 二十九、禮記正誤
- 三十、學海紺珠三十二卷
- 三十一、漁古碎金二卷
- 三十二、致梁任公書(附答書)
- 三十三、再致梁任公書
- 三十四、與康南海論尚書真偽書(附答書)
- 三十五、再致康南海書
- 一、佗僚集(詩)
- 二、寄傲軒吟稿(詩)
- 三、佗僚軒詩牘
- 四、佗僚軒詩餘
- 五、佗僚軒詞餘
- 六、藝苑擷華
- 七、藝苑襟抄
- 八、東樓瑣錄
- 九、破屋賓談

十、說鬼

以上這些目錄，祇是他全部著作的一部分，有許多撰著，或未定稿，或尚待整理，或已散失，尚待考訂、蒐集、補充。

秋輝先生的驚人處，著作豐富、領域寬廣尚在其次，最令人折服的是治學方法的創新和見解的新穎。和他同時代的文字訓詁學家，多半繼承乾嘉學者的治學方法，使用的材料和方法上都較少創新。拿文字來說，一般人都還局限於許慎的《說文解字》。那時雖然已有少數人開始研究甲骨文、金文，但有些人不相信(如章太炎先生)，有的則尚未能用以考訂先秦典籍。羅振玉、王國維是當時的古文字學大師，王國維利用甲骨卜辭的記載同《史記·殷本紀》對照，肯定了《史記》關於殷王朝的世系，成為利用古文字考訂古史的創世之作。但用以考訂先秦典籍，秋輝先生則是二十年代唯一的學者。

例如，《詩·鄘·桑中》「美孟弋矣」。毛傳云：「弋，姓也。」朱熹《集傳》說：「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都解釋得很模糊。吳先生認為：「弋本作妣，乃古時國姓。古文姓多省女旁，如媯常作為之類，故字亦作弋。」

漢「鉤弋夫人」即其後。近日出土古彝器，古之姓此者甚多，字皆作「妣」。《宿妣鬲》即其最著者。因古之婦女稱姓，間有冠以其夫家之國名者。……《說文》載「妣」字，不得其解，乃臆指為女官名。然遍稽載籍，卒未見有此官也。「孟弋」猶上云「孟姜」。即下章「孟庸」亦此例。「庸」注：「未聞，疑亦貴姓也」。按：即「鄺」之省文，……古器中有《墉夜君鼎》，意即當時之器。——用古器物和《詩經》相對照，「孟弋」、「孟庸」就解釋清楚了。

又《大雅·江漢》：「既出我車，既沒我旃，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鋪」字《集傳》解為「陳也」。但「淮夷來陳」四字殊不成語。又《常武》篇也有「鋪敦淮濱」句，舊注也解為「鋪，布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同樣費解。吳先生認為，這兩個「鋪」字當「戮」的借字。戮是攻伐，古彝器中常見。如《宗周鐘》云：「王敦伐其至戮伐厥都兮」，《田盤》：「敢不用命則即刑（行字假借）戮伐」，《散氏盤》：「用矢戮散邑（用，因也）。」都作攻伐解。《江漢》的「淮夷來鋪」即「淮夷來戮」，猶云「淮夷來攻」。古人語言往往如此，意即「來攻淮夷」。「敦」亦即《宗周鐘》「敦伐」的敦。「戮敦」猶戮伐，即攻擊。都是古人常用語。

又《詩·小雅·正月》：「天之扞我。」毛傳：「扞，動也。」鄭玄釋為搖動，不成文理。吳老認為，「扞」當是「扼」字之誤。「厄」古文作，《毛公鼎》、《番生敦》都有此字。「厄」本象形字，象服馬又項之木。引申之，凡以手叉人或物之項而絕之，亦謂大厄，後加手旁作「扼」。扼、掞、搯本一字。《史記》：「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正合古義。《說文》於搯字釋捉，於掞字釋把，皆非其本義。「天之扼我」謂天之搯抑我。

這樣利用彝器銘文材料同先秦典籍相印證以考證古書的辦法，是秋輝先生的創見。不但當時沒有人做到這一點，就是七十年後的今天，也還很少有人有計劃地走這樣一條新路子。

除此以外，秋輝先生還利用語法和方言的知識探求古義。他已經具有了古今語法不同的觀點。他經常利用現代方言中的詞彙解釋古語，他還常常用古今風俗、社會現象來擬測古籍中的一些詞語。這種方法又同今天大家所熟悉的社會人類學方法極為一致。

所有這些治學方法，不但在當時是創新，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可以充當這一領域的楷模。

梁啟超是當時的學術界泰斗，平時極少稱許他人，但對吳秋輝則備加讚譽說：

先生識力，橫絕一世；而所憑藉之工具極篤實，二千年學術大革命事業，決能成就，啟超深信不疑。大著不可不亟謀全部公之天下。（1926年梁啟超給吳老的覆信）

一方面說他的識力「橫絕一世」，一方面肯定了他的治學方法（即工具）。因為吳先生曾以從事二千年中國學術大革命為奮鬥目標，梁氏對這一點也「深信不疑」，可以看出吳老的學術成就是何等突出。

梁啟超當時正在清華大學研究院任導師，曾經敦聘吳先生也到清華去任教，可惜沒有成行，以致他的一套學問一直到今天，還不能為更多的人所稔知。

他自名為侘僚生，取齋名為侘僚軒。《離騷》：「侘鬱邑余侘僚兮。」王逸注：「侘僚，失志貌。」這便是他自名「侘僚」的來由。他一生窮苦，逝世後又如此冷落，「侘僚」二字確實切當。但他的大部分遺稿，都由女兒少輝女士保存，女婿張乾一先生數十年來不斷整理。乾一先生逝世後，其子張樹材又繼續這個工作。現在吳老的《說經》

一書即將出版，真是值得慶祝的事。

乾一先生是我讀初中時候的校長，少輝女士是我的同學。我雖然沒有見過吳老，由於這原因，我一向非常崇敬這位前輩。也由於我這些年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在文字訓詁方面，所以更希望能早日見到吳老全部著作的面世。樹材弟要我作序，便把我所知道的情況寫出來，給同行友好們作些介紹。

劉又辛於西南師範大學
一九九二年四月八日

目錄

序	任繼愈
吳秋輝先生《說經》序	劉又辛
侘僚軒說經	
卷首	一
卷一	二七
卷二	七一
卷三	一〇五
卷四	一三九
卷五	一七三
卷六	二〇九
卷七	二四四
卷八	二九四
卷九	三一〇
卷十	三四七
卷十一	三八二
卷十二	四一八
卷十三	四五七
卷十四	四九四
卷十五	五三〇

卷十六	五六五
卷十七	六〇一
卷十八	六三六
卷十九	六七〇
卷二十	七〇四
卷二十一	七三五
卷二十二	七六九
卷二十三	八〇三
卷二十四	八三五
卷二十五	八六〇
卷二十六	八九五
卷二十七	九三二
卷二十八	九六八
卷二十九(缺)	
卷三十	九八六
卷三十一	一〇二〇
卷三十二(缺)	
卷三十三	一〇五五
附錄	
吳秋輝先生事略	一〇八七
先外祖吳秋輝先生軼事補	一〇九〇
整理後記	一〇九四
張樹材	
張樹材	
張樹材	

倪際軒說經 卷首

乙未仲秋

序

余少不喜訓故之書，以其糾纏附會，說經而經反晦。人生可為之事正多，何苦矻矻孜孜為是慢聖以誣民也。攷諸經古皆無訓故，以各書義意，皆自具於文字之中，人但就文字求之，自不難了解，更何煩於文字之外牽纏附會，作此種種蛇足為耶。自漢人興儒家者說，始各以說經為見才地。故秦延君說堯典十餘萬字，朱普說尚書三十萬言，蔓延支葉，流宕忘返，讀者未終篇即目晦神昏，厭厭欲睡。又其俗極重師說，一人創之於前，後之人雖明知其非，亦必委曲遷就，力為迴護，助成其誣而後已。甚至改經以從之亦所不恤。說經如此，不亦大可以已乎！洎乎兩宋，始力漸積習，然事不師古，

但資冥悟，於書一無所徵引。不曰某字當作某，即曰某詩為某事而作。叩其所以，則曰吾以理知之。嗚呼，理之一字豈宋人所獨親，前人顧未知之耶？故一時空疏學子，目不窺二篆之文，心不悟六書之旨，端坐一室，便抗顏以經師自命（王荊公之字說，表文之彙編間評，頗足代表當時風氣）以致鄭國賢相，對嘉賓而歌淫奔之章；京室后妃，懷遠人而發傷春之詠。五十（可以與卒字同形，棘膏可以與夢天合篆）（見朱注楚詞，天問）義有所未達，則指為衍文；例有所未通，則斷為錯簡。離合隨心，竄改任臆，幾使古書面目，不得復見於今茲，權其功罪，與漢人初未顯為軒輊也。至勝清乾嘉諸儒，鑒於二者之失，始以漢人之學術，研精宋人之義理。義必求其可通，而說必求其有

據，於經義頗有所是正。然其所根據者，特一殘缺不完之說文解字。夫六經本皆古文，壁中書已非其舊（見吳氏說文古籀補·自序）今以數百年後之小篆繩之，是猶以羅馬文字詮釋埃及金字塔之墓誌。雖間有所得，而謂其悉詁合而無間，此常不及之勢也。竊嘗謂以說文說經，縱極精確，推其極至，亦不過如漢人之說經而止。以說文乃漢時一種通行文字，使其可以盡釋諸經之糾結，則漢人固早已先我而為之。而無俟乎吾人之由隸書而小篆，而始得以小篆說經之多此曲折也。吾之為此言也，非敢謂吾之材學識力能遠過於古人也。特以當時古文之學未興，其所視為最古之字典者，舍說文外無他屬。時代限人，雖料傑亦無能為力。若今日，則地不愛寶，古器之發見者日多，其改訂訓釋，

亦漸精確。雖尚苦字少，然即此千數百字而善運用之，則精騎三千，未必不勝於羸卒十萬也。況古器之供獻，初未有已；而印刷之精良，更足以促其流布。逆料數十年後，古文學一派，必將鬱為大國，起而奪漢學家之席而代之。是蓋由歐趙以來，上下千餘年之醞釀蓄積，至今日而始結其果。有志者丁斯時會，吾知其必不肯頽惰自甘，坐視以大業誣人也。惜余落拓半生，奔走流離，精力摧頽殆盡；近復迫於衣食，依人作嫁，絕無安硯之時。力絀心長，汗青無日，良可悼歎。茲僅就管見所及，拉雜書之。其他無關古文，而於經義有所商榷者，亦間附焉，以當未來者之皇引。庶後人見之，以為大輅推輪，其初亦不過尔尔。而用之以覆醬瓿，是則余之所深幸者已。

八年己未山左吳桂華秋輝氏自序於京師之寓廬
說詩解頤錄序 倪傑軒經說之一

世皆謂《詩》亡於秦火，至漢而復傳，此第就其顯見者言之。夷攷其實，則《詩》之亡當在於

戰國之世。漢儒所傳者，特其文字，至其大義

微言，則至今日尚未有人能見及之也。余之為

此言也，驟聆之，當莫不以為狂易。然經文具

在，知必有以証明余說之不誣。蓋《詩》之所

以亡者，胥原於陋儒之誤解《小序》。至毛氏

傳《詩》時，《小序》其陋儒之所以解《小序

者，已合併為一，不可復辨。則謬種之流傳

，其為時已不知凡幾。《竹書》出魏安釐王塚

中，其於詩義已多誤會，遑論其他。此吾之所

以斷定：《詩》之亡實亡於戰國也。漢儒繼起

，不知《序》之言已其謬說相雜，以其為出自

子夏也，乃就《詩》言強為附會之。《經》文

之其《序》說不合者，則悉加以別解。不知因

經經以疑《序》，反思執《序》以疑政

經，此詩學之所以終漢之世迄不能大顯也。

漢儒既誤之於前，後之人雖明知其非，而代遠

年湮，無所資以為之佐証。又自漢以降，凡世

之號稱儒生者，率皆埋首案頭，不諳庶務。對

於一切名物制度之繁然者，從不解為實物之故

察，惟日取前人相傳之謬說，反覆糾纏，以冀

其有當。獨不思舊說果有當，又何俟吾之喋喋

為耶？故其說非無徵不信，即闢舊說，而適以

為舊說所愚。此吾之所以謂詩學之與，雖亘兩

千餘年而終晦也。華也不幸，生丁此文學絕續

之交，每念及詩學之凌夷，竊竊焉傷之。然竊

自幸，古文之學至當代復明，其可以供史傳之

參稽、文字之糾正者，正復不少。而必賤旁能於事物之休象、名稱，亦稍能窺其崖略。故暇輒弄筆，取詩義之不合者，擇尤訂正之，成為《說詩解頤錄》八卷。蓋即舊說而詳言之，無一不足資人喁喁也。然一誤則無不誤，此篇所錄，僅其一鱗半爪。至欲蘄經術之昌明，則非取全詩，一一加以釐定不可。此則關乎國家文化之廢興，而非華所能自期者已。

十年辛酉五月，山左吳桂華秋暉氏自序於燕京。

倪條軒說經序

吳子秋暉，個儻士也。以所著倪條軒說經卷第十四見示，說止王風，自黍離至采芣八篇，意主尊序，而能根據六書發揮新意，如釋括為特，釋揚為朗，皆繁引博徵，匯通聲轉，而非望文生意者比。其他比附詩義推廣言之，類皆傷今思古，設諭諷時，雖不盡字經師家法，然推衍說經，鄉先哲牛空山先生已開此例，固有合於韓詩外傳遺意，而不失以意逆志之旨者也。用世以來，未暇專力於此，惟賸懷舊學，時有凋零之歎。是書雖未窺其全，披閱數四，猶想見鄒魯諸生，斷斷持論氣象，信乎致用必本通經能者固無適不宜也。因識數語而歸之。

李繼章